

聚學軒叢書

意林逸文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海甯周廣業輯并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鵠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曰長兄神眡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錦繡萬花谷後集醫類注云出意林案是條見鵠冠子世賢篇文與此稍異蓋馬氏節錄爲然也今其目尙在第二卷中而書盡亡闕幸尙見於他說

急錄之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路史本文作泰乙鑿井出泉五昧煎煮口別生熟後乃含咀男女異利子識甚父曾聞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邪太一小子曰書鈔引本草經無小字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書鈔作長日月

行之名國皇字老人

原脫農本草經補

老子從神老人出見其方長

生長生不死

原無不字從本草經補

眾曜同光

秦史觀天官書圖本草經補

南極所出其下起兵說與此異

本草經補

神農從其嘗藥以致

本草經補作教

人命

路後紀

炎帝紀注引

唐馬總意林

案路史九頭五龍等十紀每述馬總之說此據總

所著通歷之文非意林也然通歷不見錄於唐志

歷算類困學紀謂云通歷

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

袁準正書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

知災祥有自然之理

施元之注蘇東坡次韻孔毅父久

旱詩引馬總意林

五色線載朝

野僉載云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

辰巳貨妻賣子歲在申酉乞漿得酒

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

藝文類聚文選注俱無

者字初學記毛晉詩疏

廣要有又選注無而遊於陰句因金氣并火金以自養

初學選注廣要

并火金俱作依

火精於義爲長選

初學記此下接故七

年小變十六年大變

注無以自養三字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色白聲聞天故頸赤子云選注此下接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

六百年形定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而毛露而黑點易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廣要而作

其七年小變而飛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廣要而作

七年小變而飛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廣要而作

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

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叢毛生廣要叢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汙

選注作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舞應節晝夜十

泥水不能汙百六十年雌雄云云成膏矣卽腦作緇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初學記此下云體尚潔飲

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或節純黑而腦盡成膏矣廣要節作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初學記此下云體尚潔飲

而不食胎化而產廣要此四字在同羣下與鸞鳳同羣爲仙人之

騏驥矣夫聲聞於天故項赤

選注無胎化下二十四字

以食於水故

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

故毛豐而肉疏

選注此下接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無大喙

至沖霄一段且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養

初學作故主大壽

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

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

初學此下接其相瘦頭朱頂云

云蓋羽族之清潔者也其相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黑

選注作赤睛則視遠隆初學記惟故解反能得

口瞑作眠骸頰

骭耳則知時

初學記惟故解反能得

又音諧

宅反廣要骭身

選注作頭銳身

短初學則能鳴鴻肩鸞膺

選注作四翎亞膺初學作

鸞膺廣要作鴻翅鵠膺

則

體輕鳳翼雀尾

初學

則善飛龜背鼈腹則伏產軒前垂

後則會舞高脰麤節則足力

選注疏足作多

洪髀纖指則好

翹

選注作能初學纖指下接云此相之備者也鳴則

產

伏復七年雙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

復

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

大

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復飲而不食鸞鳳同

爲羣聖人

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廣要好翹下云

聖人

在位則與鳳凰翔於郊甸右馬繡釋史案隋志梁有淮南八公相鶴經浮邱公相鶴書各二卷據文選鮑昭舞鶴賦注云相鶴經者出自浮邱公

公以

經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著得之遂傳於世然則

八公

之經卽浮邱之書非各有二卷也焦山瘞鶴銘

日相

此胎禽浮邱著經知浮邱早有經名矣諸書稱引藝文類聚初學記俱作淮南八公相鶴經詩疏廣

要作浮邱

伯相鶴經其實一也黃長睿謂原書久較惟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鈔出大畧陳真靖所書相鶴經卽此本也俗誤錄入王舒公集又多錯午而

陳所書最爲精善今真靖筆蹟旣不傳王荊公集亦

無有嘗見續百川學海目錄列此書仍署王安石名亦

而書亦訪求未得獨馬繡繹史所載視選注爲詳文
義完美雖未知與真靖所書何如宛斯精博所據必
有善本且長睿已言原書久軼則今所有相鶴經孰
非出自意林者乎因以繹史爲主取選注及諸書異
同附注其下其善否亦自可辨也

叔敖作期思陂而荆土用贍

天中記陂類引意林

案後漢書王景爲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水經肥水入芍陂注芍陂湖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卽期思陂也淮南子曰孫叔敖作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期思楚下邑荀子曰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陳朱錫與徐陵書曰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炳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
惡娥眉士惡勝己由來尙矣

天中記蘭類引意林

案此當是蘇子之文詳後附編

右計六條皆今本所闕者路史注一則見神農本草

經而羅氏不記書名未知僕射從何錄出其文古奧
此爲墳典無疑相鶴經據東觀餘論而錄雖未必與
陳真靖所書悉合要不甚相遠天中記所載意林率
同廖本蓋其時已無完帙然亦有兩條絕異者必別
有據依自惟固陋不能博考先就所見集之亦虬龍
片甲鳳凰一毛也俟博洽者重爲增益焉

意林逸文

意林附編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海甯周廣業輯并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王孫子

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鑄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饑乏者加五倍之賜

藝文類聚下同行軍中
二句從太平御覽添

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

御覽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

御覽作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

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言社稷幾傾

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子夏聞之曰
可謂善受諫也

子夏二句亦從御覽添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曰何故
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
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
貧窮

吳淑事類賦注誤作孫子

桀紂爲君從愚妾之言違長者之諫衣溫而忘天下之
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飢或身放南巢或頭縣赤旆斯亦
無他也但不節財而暴民也

御覽下同身放四句亦見北堂書鈔

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樂
也而主君歎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食穀之馬

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
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牟子

案東漢有兩牟子皆名融一章帝時人後漢書傳云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少博學以

大夏侯尚書

教授門徒爲豐令司空范遂薦之明帝擢司隸校尉歷司空經明行高甚得大臣節肅

宗卽位

以爲太尉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注云後漢太尉牟融撰是也一漢

末人不詳其字所著理惑論自序畧云牟子於經

傳諸子靡不好之惟不信神仙不死之書以爲虛

誕靈

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牟子將母避世交阯時人多學神仙辟穀之術牟子常以五經

難之比之孟軻距楊墨

年二十六歸娶蒼梧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不就荊州牧優文處士辟之

復稱疾不起

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道阻塞請牟子假塗於零陵桂陽會其母卒亡不果行久之退念

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於

是銳志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世俗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

之

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二人生不同時出處
志趣各異據隋志所載明是太尉所作乃舊唐志
牟子二卷入道家在登真隱誤同光子下新唐志
入神仙家在孫綽符朗之下則又爲理惑論無疑
胡元瑞以鄭樵通志仍列儒家因謂意林所錄非
理惑論然考之羣書所引牟子如世說新語注文
選頭陀寺碑注中願微吳地記及廣宏明集顯宗
開佛化內傳廣韻佛字注並有漢明帝夜夢神人
一條太平御覽天中記亦屢稱牟子皆出自理惑
論而太尉之書絕不一見稱引且太尉事實袁宏
後漢紀東觀漢紀司馬彪續漢書俱載之初未嘗
言其著書卽其通大夏侯尚書陸德明釋文雖嘗
述之而書疏不載其說豈其書僅存於隋在當世
已不甚顯故不再傳而遽亡耶抑唐初修五代史
志者止據宋遵貴所收隋世祕閣目錄書之不暇
深考其人遂以後之牟融訛爲前之牟融耶今意
林殘缺無由證爲誰何之筆胡氏臆爲揣測難爲
定論而理惑論在宏明集者寂然首列凡三十七
篇分爲上下其題下有小注一云蒼梧太守牟子
博傳不得其解案世說新語注先引牟子曰後言
牟子傳記又言牟傳廣宏明集亦言牟子紀傳是
此書在梁也亦編傳矣今其文炳著言似佞佛意

主通經因而存之實佳文也

蔣子

東中郎將子通楚國平阿人

魏文帝踐阼出爲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

歷官至領軍將軍事見本傳隋志

蔣子

萬機論八卷舊唐志同新唐志宋志俱十卷案文獻通考二

卷十五篇恐非全書則宋世已無足本矣今佚

許文休者

文休

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名

劭貶之若實不

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蜀志

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

子昭拔自賈豎

魏志注引汝南先賢傳云

劭始發明子昭於貨幘之市

年

至七十

蜀志注退能守靜進不苟競

蜀志注作

耳順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

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頏

蜀志注音該御覽作

搖牙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

世說新語注

新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歧之形矣而談者強謂之異體也

北堂書鈔下同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可用之也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軍醪唯一鍾蹇叔曰一杯

御覽別引

符子作一米可以投河而醪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皆

取飲之

參御覽

士有一餐而倒戟義所驅也

魚麗鵠鶴之陣進退有節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初學記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

文選注障與
章同

黃帝養民之初

路史初立

盡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

各以方色稱號

路史注云以青赤白黑爲號

若蚩尤爲赤帝朱宣爲白帝之類

交共謀

之邊城日警介胄不釋黃帝歎曰

路史作帝乃焦然

歎曰朕之過淫矣夫

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

此參路史原作用嫁

原作

厥病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抗衡

參用路史

向送震於師何以哉乃正四軍卽營壘以滅四帝

參用路史

令黃帝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臣民嫁於四帝

也

御覽

項羽若用范增之策則平步取天下也

吳越爭於五湖用舟楫而相觸怯勇共覆鈍利俱傾

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旣鋒膽

力無伍至於卽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水牛不便速角又喬竦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噭虎抵角牛希噭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於虎居弱必誠於水牛可謂攻取居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中有訛脫字御覽此類頗多
無別書可校者悉仍其舊

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尚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與以齊之朽骨吳之糜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能餚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知勇之長者用其循畧

循字
猶字
疑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